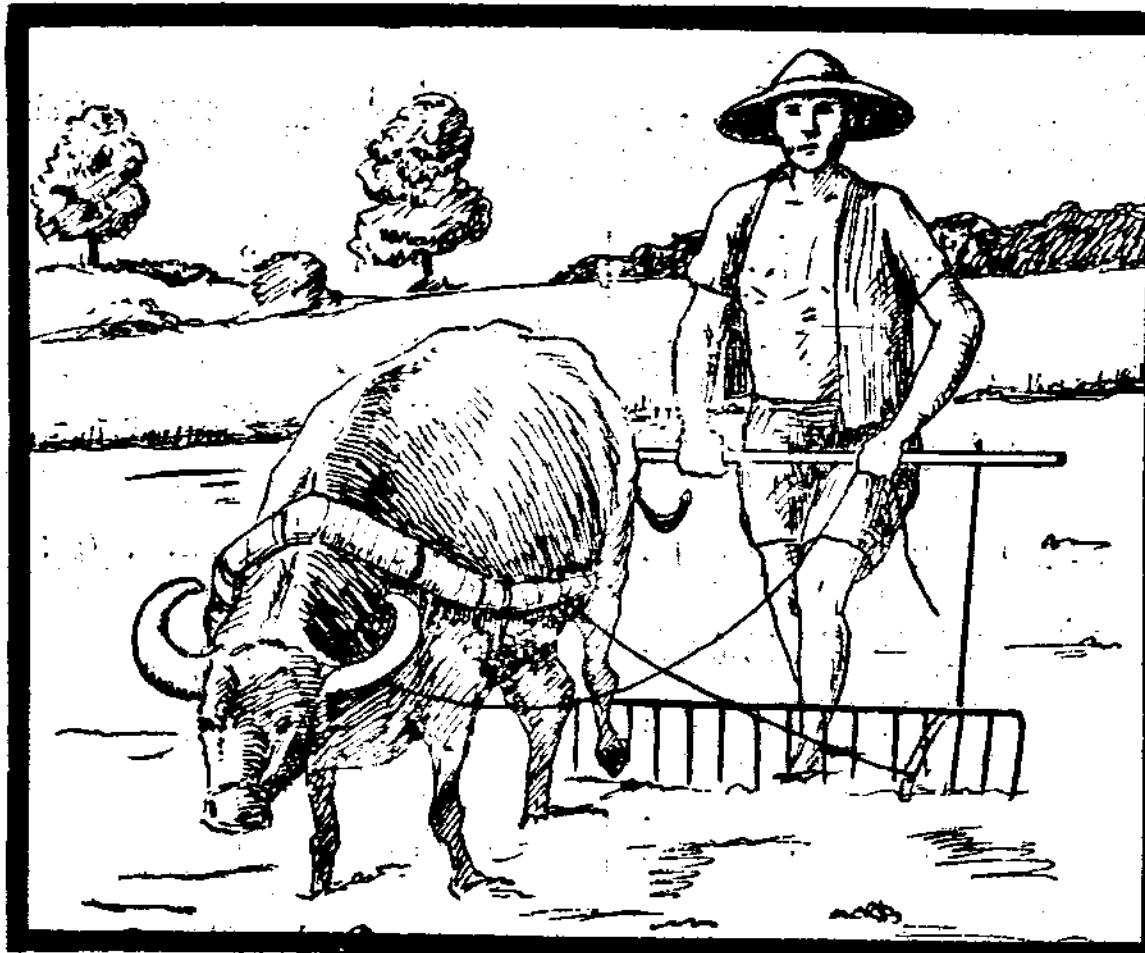


民問週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九 期 中 國 民 華 日 出 版

目 錄

- 舞場木鐸
- 行蹤不明
- 長期抵抗
- 南天門多倫失守
- 蔣介石行踪謠秘
- 日俄形勢緊張
- 國聯草就否認爲組織報告
- 怎樣經營購買合作
- 民族成功的原因
- 二叔公講古集
- 新空城計
- 軍歌

開 塢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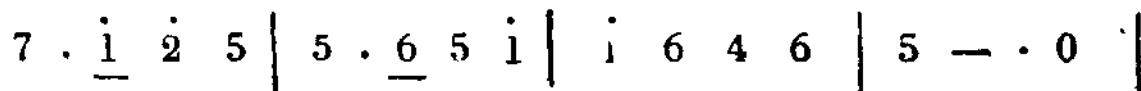
D調 舞 塢 木 鐸 $\frac{4}{4}$ Old Folks at H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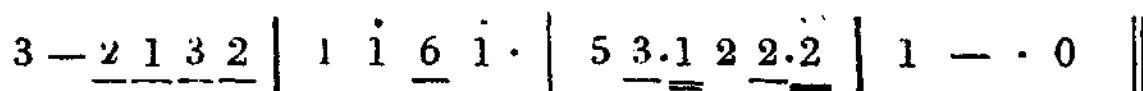
有 達官, 有 貴人, 有 美女, 車 水 馬 龍。
有 猩唇, 有 繖 腰, 有 琴 韻, 酒 綠 燈 紅。



醉 生 夢 死, 衰 衣 冠 豐, 漫 談 鎮 靜 容。
衣 香 髮 影, 翩 翩 狐 步 舞, 狂 歡 荒 樂 無 窮。



不 聾 君 耳, 不 瞳 君 目, 心 地 何 其 憎?



念 關 外, 葦 哀 鴻, 遍 野 哭, 問 君 有 否 動 於 中?

○地說天談○

行蹤不明

所謂要人的行蹤，雖然每天在全國各報上都有東鱗西爪的紀載，看報的人大概是不會注意的。要人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誠然和常人不同，但是今天乘專車到上海，明天又乘夜車到南京，像這類的新聞，即使不看，大概也不會影響到國家民族的興亡。那麼，索性就不看了罷。不然，他們坐着自備飛機，從天空中掉到地上，跌得頭破血流，幾乎送命，或者是乘着花車，忽地火車出軌，壓在火車底下，連眼鏡都跌碎了，擦破了眼皮，簡直是驚魂動魄的「社會新聞」，趁着抽煙，飲茶的餘暇，隨便看一看，也許是消遣的一法。

不過，這次蔣委員長的行蹤，全國的人們都很注意。忽地在華北戰事激烈的當兒，到了南昌；忽地在對日妥協聲中，又秘密地

到了北平。因爲是「秘密」，連一切的新聞記者都無從探聽他的行蹤。有人說，他到了北平，已經幾天了；有人說，這次他依舊地只到了保定；也有人說，他還在南昌，並沒有到華北去。大家在揣測，大家都沒有把握，結果是「行蹤不明」。

爲什麼要「秘密」？因爲實在有不能公開的苦衷。本來和日本商訂了條件，即使日兵不斷地進攻，中國是絕不抵抗的，怎麼宋哲元，孫殿英，商震僅爲國家民族的存亡着想，拼命地抵抗，就沒有代蔣委員長的個人利益打算，使蔣委員長無以對日本，這說不出的隱痛，也只有自己到華北去暗地牽制抗日的軍隊，實現原有的對日妥協的計劃，纔能挽狂瀾于既倒。但是嘴上嚷着抵抗，而且要「長期抵抗」，實際却要賣國求全，這究竟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辦法，所以凡事不能不力求秘密，一則免得公開以後引起許多的

阻碍，一則使全國民衆一時竟無從唾罵。所以要秘密的原因與苦衷，就在這一點。

從另一方面說，一般要人的行蹤，我們沒有注意之必要；但是蔣委員長這次飄忽的行蹤，我們就不能忽視了。因為這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他要秘密，我們一定要查明他的秘密的勾當，他的行蹤不明，我們一定要查明他究竟在什麼地方。他雖有不能公開的苦衷，我們却有不容秘密的必要。（龍子）

長期抵抗

立國於世界之上，常是免不了有外患的。當外患來了，強盛國家，應付的方法，只是「以牙還牙，以爪還爪」同敵人拚個勝負死活；衰弱國家應付的方法就不同了，有的忍辱求全渡過國難，然後臥薪嘗膽，秣馬厲兵，雪恥於將來，有的明知力量不够，但不顧一切犧牲，不辭一戰。是故弱國對付外患，只是兩條路：不是和，便是戰。絕對沒

有既不和又不戰的。如其能和，雖說眼前吃了虧，將來總有報仇雪恥的一天，則和亦不妨的慘禍，還是不如一戰，因為戰固亡，而不戰亦亡，這叫「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近百年來，中國的外患，不知有好多次了，有戰的，有和的。但總沒這回的厲害。

日本處心積慮想滅亡中國，已非一朝一夕了，外國人知道，中國人也知道，所不知道的，只是中國的政府。假使政府知道，早已作好準備了，何至弄到像現在這樣毫無辦法！

如果中國政府是賢明的，當事變初起，就要決定辦法。先檢察本國的力量，看能不能同日本一戰，如其能戰，便不妨宣戰，設若不能一戰，應想法早點講和。那知政府好似被狗趕慌了的兔，東邊一躲，西邊一閃，既不宣戰，又不講和，只是天天大喊「長期

抵抗」的口號，彷彿喊了幾聲「長期抵抗」，日本就如同聽見雷霆的震怒，馬上便把東三省退還，把兵隊撤回本國似的。其實，你「長期抵抗」愈喊得大聲，日本兵愈打得厲害。因為他已瞧破了你只有喊口號的本領。

照目前的形勢看來，講和是不可能的了。真要講和，除非將東三省及熱河送給日本，不然，他不肯罷手。爲今之計，唯有不顧一切犧牲，同日本硬幹一下，以中國地方之大，物產之多，人口之衆，鹿死誰手，未可料也？

把熱河都「抵抗」掉了，真是「長期」下去，中國人只好跑到南洋去做豬仔！

現在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要賣假藥的「長期抵抗」，只希望認真的「短期抵抗」。

（重）

○講○

南天門多倫失守

張垣又告吃緊

上月二十四五那幾天，日兵

爲衰衰諸公，早已勇於對內，而怯於對外，人民雖是願意犧牲身家性命，爲國家爭體面，軍閥們都要顧惜自己的本錢。

不錯，他們早已呐喊着「長期抵抗」了。不獨「抵抗」而且是「長期」。可見政府不是毫無心肝的。可是，就因爲政府「長期抵抗」，

的犧牲，收復幾百里的失地，那時明眼人早就知道日本別有用意，猜度他會以全力攻取古北口，因爲古北口離北平很近，（二百里）該地一下，長驅直入北平，河南，山西，山

東，都受威脅，察哈爾自然非放棄不可。

果然，廿八日的早晨，日軍以步兵八千人，大砲七十門，飛機十餘架，分四路向古

北口的南天門陣地猛攻，中國軍隊死力抵抗，只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倒給日軍一個厲害。日軍見步兵衝鋒無効，將七十門大炮集中施放，飛機又輪流擲彈，鐵屑亂飛，煙火瀰天，所有防禦的塹壕，完全被燬。我軍早存必死的決心，誓不後退；日軍同逆軍（滿洲國的軍隊）衝鋒至七次之多，兩方肉搏，殺了數十回合，可憐呀，陣地的中國兵士爲死守國土，全數作了戰死的英雄！

敵人佔領南天門後，聲言再統率五萬大軍，直搗平津，我方亦增加援師，預備再戰。總計日本此次進攻古北口，死傷五千餘人，單是大砲子彈，已耗去廿餘萬元之多，雖佔得南天門，也得不償失。現我軍已佈置新陣地，相機反攻。

古北口戰事尙未罷手，日逆兩軍又乘虛

進攻察哈爾省的多倫城，由日人小柳津指揮逆軍劉桂堂，李壽山，崔興五等萬餘人，雜

以五百日本騎兵，於廿八突向多倫攻擊。守城的趙承經部騎兵，奮勇禦戰，打了一日一夜，未分勝負，無如敵兵猶如潮水般地湧來，助以坦克車，飛機，大砲，壓迫我軍，蒙匪又在城內縱火內應，我軍以兵力單薄，寡衆不敵，不得已退出多倫。聽說各路援軍已紛紛向前援救。又據官報我軍已將多倫奪回，但未證實。

現在戰事重心已移至察哈爾東邊一帶，日逆各軍由察東沽源，大柳寺分兩路向張家口進犯。駐張的李服膺師已佈防以待，馮玉祥將手下的衛兵加入抵禦，本人表示，不離張垣，願與前線兵士共同戰死，最近的期間，定有一場血光大戰。（致）

蔣介石行踪詭秘

抗日軍事吃緊，前線的將士，日夜在飛機大砲之下，同日兵苦戰，全國最高軍事長

官蔣介石先生反在南昌逍遙，名曰剿共。

古北口一仗，我軍損失甚大，忽然傳說蔣介石祕密北上。有人這樣推測：「防守古北口的是蔣介石的直轄中央軍，該軍受了損失，所以蔣非北上挽救不可，若是宋哲元，商震的部隊，即使死盡殺完，蔣先生也不發駕北上的。」

原來蔣介石於某日由南昌乘飛機到鄭州，再由鄭州轉車去北平，於廿八日晚上抵平，事前知道的人很少。

又有一個消息，說蔣並未北上，不過有北上的意思，但行期尚未決定。

其實蔣北上與否，都不關重要，最緊要的看他有無決心抗日。若是他能決心抗日，雖不北上亦可抽調直轄軍隊上前抗日；若他無心抗日，就到前線也無辦法。所以對他北上不北上的事情，倒不必看重。

但是據各方傳說，蔣介石的確到了北平

，而且他到北平並不是對外，完全為東北軍欠餉數月，分文未發，東北的將領看見蔣介石脅迫張學良辭職，意存不滿，又見蔣只驅使雜色軍隊去抵抗日本，本人的心腹部隊，反留在後方，坐吃糧餉，早已不平；何應欽見事情棘手，只好請蔣北上，共商應付的辦法。

又有說蔣此次北上，為的是與日本妥協成功，放棄長城以外的地方，由日兵先行撤至長城，中國亦停止反攻。蔣北上之時，正是日兵撤至長城以後，恐怕商宋各軍，不聽命令，失信於日本，所以親身北上，結束戰事。

上面兩說，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然以後一說較確！總而言之，蔣介石現在什麼地方，大家還未弄得清楚，當然其中有不可告人的鬼怪事情啊！（致）

日俄形勢緊張

日本和俄國爲了中東路的問題，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在前兩期裏面已經講過，俄國藉口中國從前建築中東路的時後，曾經欠俄國大筆借款，便陸續將該路的車頭和車輛撤回俄境，其實俄國所以這樣做的是爲了要保存他在東北三省的勢力。可是日本因爲中東路的形勢險要，爲軍事上必爭之地，所以決心要佔領該路。結果日俄兩國當然就發生糾紛了。

最初日本是利用僞滿洲國向俄國交涉改訂中東路協定，但是給俄國拒絕了。後來日本又嗾使僞滿洲國要求俄國在五月十五日以前將中東路的車頭車輛放還，現在期限雖然未到，但俄國當局已決定不與放還。因此大家預料到了五月十五日以後，日俄一定要有嚴重事件發生了。

的確，日俄兩國在最近已經成了箭在弦

上的形勢，大有一觸即發的趨勢。據報載俄軍已在距滿洲里六十八哩的波薩亞地方，建築防禦工程，以壕溝壘壁保護；同時俄國後備軍在赤塔和伊爾庫次克一帶集中，好似要向日軍進攻。在另一方面，日本前在熱河作戰的一旅人，現已調返榆關，轉赴哈爾濱向滿邊進發；又日本由長城附近移調僞第十師和某師兩師之衆；開往北滿，以防俄軍進攻。從這些消息看來，日俄戰爭恐終不能免。

總之，日本現在已經明明白白的表現出破壞世界和平，向世界各國挑戰的決心了。凡是擁護世界和平，維持世界秩序的國家，就該和中國站在一條線戰上來制裁日本啊！
(俗)

國聯草就

否認僞組織報告

認為滿洲國。最近國聯秘書處關於否認偽滿洲國的詳細辦法，已經作成了報告書，分送廿一國委員會的各委員，以備本星期提出討論。據說該報告書並不提出任何建議，祇研究和否認偽滿洲國問題有關係的一切國際問題，例如滿洲國幣制，出國護照，郵電，交通，及領事等問題。內容在二十一國委員會開會詳細討論之後，便可公佈。

不過回想起來，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一年半了，南京政府自始至終採取不抵抗主義，唯國聯之命是聽。然而日本却一氣併吞了東北三省和熱河，並且還有侵入華北的趨勢，至于國聯今日開會，明日開會，後日又開會的結果，還是不肯出面主持正義，制裁日本，一直到日本已經在我國東北三省，組織了偽滿洲國之後，在前兩月方才輕描淡寫的議決了否認偽滿洲國的議案，至于詳細的辦法到現在還沒有辦

妥。真不知國聯所做何事？更不知南京政府聽候國聯調解的政策所得的結果是什麼？

最近，南京好似也對國聯失望了，我們再不聽到南京政府說什麼聽候國聯公平解決的言論了。然而，南京政府對國聯失望之後，也還是不抵抗；從種種事實看來，更有和日本妥協的趨勢。真不知南京政府是何居心！（恪）

○指二叔公講古集

舍姪孫筆記

第九講豫則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東話

○西話

讀過「中庸」的人，都知道這兩句

書。

朋友！假如你是在童年讀過「中庸」的話，現在可以拿出這本書來看看，在「中庸」右第二十章裏是這樣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

；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他的意思，是教人行事，必須豫天做工夫，臨時始能成立，若平日不豫做工夫，急時抱佛腳，非特不能成就，而且至於破壞。

所謂「豫」者，就是預備的意思；所謂「前定」者，也就是「豫」字的意思。以談話而論，能夠事前預備，自能言之有物，不至碰跌；以做事而論，能夠事前預備，自能深有根據，不至挫折；以行為而論，能夠事前預備，自能告慰良心，不至慚疚；以立道而論，事前能夠預備，自能豁然貫通，不至窮阻；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由個人小事以至國家大事，都是這樣看的。

現在，且來拋却個人小事，專談國家大事吧！你看我們中國的今日，不就是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嗎？在這國難當前的嚴重時期，所謂抗日，所謂救亡，所謂共禦外侮，不就顯着匆急的神態嗎？人家打到關外，我就

倉皇奔避到關內；人家打到淞滬，我就倉皇奔避到洛陽；不就是焦頭爛額爲上客的勾當嗎？噫嘻又噫嘻，這就是犯了不豫的毛病。

然而，說了「鎮靜，鎮靜，第三個鎮靜」的話，或者說了「長期抵抗」的話，又能夠「豫」嗎？這何嘗是豫，不過是急時抱佛腳的門面話。縱使要人們長期到九十九年的鎮靜，到九十九年之後，也仍是一無所成。

何以言之？國恥不自今日始，國難不自今日始，其由來也久矣！慨自甲午痛創以後，到如今幾十年了，那滿清不足責，即我們民國做什麼的？歷時至廿二年之久，養兵至百餘萬之多，做什麼的？固然不能將民國以前的重重恥辱，洗刷淨盡；而且在民國廿二年當中，打開國恥史來一看，新添了幾頁。自甲午之役到如今，時期不爲不久；即自民國元年到現在，時期也算多年；然而「豫」到什麼成績呢？請看越王勾踐十年生聚十年

教養，可以沼吳，就是「豫則立」三字。難道今人便不及古人嗎！

成事不說，再來引經說典吧：就豫字說豫字，還是要預備，且引易經的「豫卦」來說說看。

易經豫卦，是『豫順，利建侯行師。』我制敵，謂之順；敵犯我，謂之逆；現在可以分得誰順誰逆了。既然分得出順逆，則我們大可以師出有名理直為壯，又何必陰謀妥協呢？恐怕是獨夫的妥協吧！

『彖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這明明是我抵抗敵人的意思。既然是要抵抗敵人，則我們應該早日出師收復失地，又何必不許將士談抗日呢？恐怕是夫已氏的安內野心吧！

『象曰，雷出地奮。』因為豫卦是坤下震上，是叫我們奮然以興。在這雷雨交作的夏

令，就是雷出地奮，我們對敵人可以大張撻伐了。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是要認真抵抗敵人，萬萬不可再遲延了。而况，「盱則有悔，由則有得」，就是這卦的本意。

我們知道以前是不豫，但亡羊補牢，以後仍能豫，還不為晚。「豫則立」，趕緊預備，還可以抗日，還可以救亡，國還可以自立。不然的話，祇好去準備做亡國奴了。

怎樣經營購買合作？

農村購買合作的效用在什麼地方呢？簡單的說來，就是要解決農村購買上的困難。因為農業工具，飼料等等，是農民們所必備的。假使我們沒有購買合作社的組織，那就要靠商人手上

買來，他們乘機漁利，增加了價錢之外，還要滲入劣質，冒充好貨。因此農民所受到購買的苦痛，不勝言狀。如果有購買合作的組織，這些商人所剝削之農民的膏血，通通可以免除。並且購買合作，可以自設工場，自己加工製造，既可以利用閒暇的人工，增加生產能力，又可以減低物品及適合農民的切身需要，這是于農民們的幫助，着實不少。

可是購買合作怎樣去經營呢？在經營購買合作社時，我們應該要注意到下列幾件事情：

一、品類的決定 在一個購買合作社的物品的買入，首先應當決定其品類，在農村中尤其有決定的必要，這就是農村中有其他的特質的緣故。所以購買合作對於品質的選擇，應該遵守下列幾點原則：（一）要是農民日用的必須品，奢侈品至多只能代辦。（二）農具，肥料，種子等生產品方面，則須先作

一次調查，然後定購。（三）凡對於地方風俗習慣，沒有改良的功用，或不合于民情的，不可購入。（四）不要使貨物固定，不要給貨物滯存為原則。

（二）數量的決定 數量的決定有個方法：第一是依理事會的決定，第二是依社員的購定。不過理事會能夠決定的範圍，大概是消費品，（柴米油鹽之屬）而且是估定的，除開消費品之外，生產品則多採取定購的方法。可是定購的手續，不要太麻煩；最好對于每一社員共同有關係的事，便召集一全體大會來決定，這樣究竟需要多少，立刻就知到了。

三、價格的調查 品類，數量既定，於是應進行價格的調查。調查的目的，就在要知道批發價和零售價的差額，誰家批發價最低而貨品最好，運費的高低等等，知道了這幾項，就可以決定買那種貨品了。

四、批購的決定 批購的沒法，首先應選擇賣主。當然，最好是從生產者的手中直接購買，但力量不足以直接交易時，便非依賴他人不可。普通的情形，農村的商店，大都到批發商店購入，這當然不是好方法，所謂好方法，應當聯合許多的合作社來共同批發。但能夠設永久的聯合機關，當然更好。賣主擇定後，則可實行批購，不過在交貨時，務必留心貨物的品質是否和我們所需要的相同，數量是否充足，這都是不可忽視的。

民族的成因

我在前期已經說過，民族是以血統，語言，生活，信仰，風俗習慣等天然力來分別的，現在所說造成民族的原因，就是這種天然力。但是在這天然力的當中，最重要的算是血統，因為一個民族的構成，由血統關係而成的力量最大，如上面所說甚麼拉丁民族

斯拉夫民族，條頓民族，都是各有各的血統關係，如某一個民族，是同共出於某一個祖先的血統，祖先是什麼血統，便永遠遺傳成一個什麼種族的人民。所以血統的力是很大的。其次是生活，謀生的方法不同，結成的民族也不同，如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遊牧為生活，由這種遷居的習慣，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第三就是語言，如果外來的民族學了我們的語言，便容易被我們同化。反轉來說，若是我們學了外國的語言，也容易被外國人同化。如果血統相同，語言相同，則同化的力量更大。第四就是信仰，人類無論信仰甚麼宗教，神或佛，或祖先，倘若在同一的信仰上，就容易結合成一個民族。反之，這種信仰能永遠不變着，那麼他的民族也可保存下來，如猶太人阿刺伯人都亡國了，但因為所信仰的宗教還保存着，所以阿刺伯和猶太人雖方有國，至今還存着。又如中國在

南洋的土生華僑，有部份連語言文字都喪失了，但因為拜祖先的緣故，至今還成爲中國人。第五就是風俗習慣，如果人類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成一種民族，所以說造成民族的原因，就是血統，生活，語言，信仰，和風俗習慣。（老鶴）

○學文俗通○

新空城計

（起場）（于兆麟上白）山海關前懸白布；（孫殿英上白）摩天嶺上紀功碑；（何柱國上白）英雄第一開懷事
（報名）（同白）請了！少帥升帳，兩廂伺候，（水龍吟）（上四大鐘四龍套張學良上引）賊去關門，摩托車，快似風雲，徵歌選色定乾坤，承父蔭，坐享其成。（張坐）（四將白）參見少帥！（張白）少禮！（四將白）呵！（張白）記得當年在瀋陽；爭名奪利最擅長；誰知此日逢倭寇，倒教咱

家莫主張。本帥姓張名學良，表字漢卿，道號無能，只因倭夷發難，三省地方，一朝斷送，莫奈何退駐北平。近聞倭寇，攻入榆關，必有圖取熱河之意，我想熱河乃是平津門戶，必須重兵把守，方保無事，衆位將軍！

（四將白）少帥！（張白）誰願帶領人馬，鎮守熱

河，當帳請令？（湯四望出帳叫頭白）且住！適纔

少帥傳下將令，並無一人應聲，待俺湯玉麟進帳討令。（沖頭）（進白）啓稟少帥，末將不才，願領一枝人馬，鎮守熱河。（張白）那倭夷鬼計多端，恐你不是他的對手。（叫頭）（湯白）

少帥！末將跟隨老師，用兵多年，戰必勝，攻必取，何況小小的熱河！（張白）熱河雖小

，干係甚重啊！（湯白）倘有疎虞，甘當軍令。（張白）軍中無戲言。（湯白）願立軍令狀。（張白）當帳寫來！（湯白）遵命！（沖頭）（白）湯玉麟！（張白）後營聽令。（湯沖頭下）（張白）那位將

(于白) 于兆麟願往！(張白) 此番到了承德，必須傍山依城，安營紮寨，畫一圖形，速報我知。(于白) 得令！(冲頭下)(張白) 採將軍聽令！(孫白) 在！(張白) 命你帶領全師人馬，鎮守赤峯。(孫白) 得令！(冲頭下)(張白) 何柱國聽令！(何白) 在！(張白) 解押糧草，軍中應用，不得有誤。(何白) 得令！(冲頭下)(張白) 湯玉麟進帳！(龍套白) 湯玉麟進帳！(湯上白) 末將正在後帳披掛，少帥呼喚，有何密令？(張白) 今逢大敵，非比尋常，我有一言，你且聽了。(唱西皮元板) 自從本帥退日下，遼陽歸去已無家，日軍攻來休要怕，飛機擲彈且甲他。願將軍快把膽放大，反守爲攻保中華！(湯唱流水板) 我本赤眉與銅馬，不知有國知有家；但願私財能保住，讓他飛騎(讀以)入中華。(湯下)(張出帳，撓板) 先將軍起綠林半生戎馬，自西南至東北誰不怕他，遭不幸被暗算身歸泉下，如不然諒倭寇不敢侵華。(下)

(原場)(湯上白) 倦！湯玉麟！奉了少師將令，鎮守熱河，不知何人，來爲副帥？來！(衆白) 有。(湯白) 同侯了。(于上白) 參見主席。(湯白) 原來于將軍副帥，就請傳令。(于白) 主席傳令。(湯白) 你我一同傳令。衆將官！(衆白) 有！(湯于同白) 兵發凌南。(衆應下)(四擊頭)(武籜上引) 虎視鷹瞵，驥武窮兵，不血刃，深入建平，要把中原吞。(白) 聲聲畫角夜淒其，十萬貔貅盡向西，會看中華國色改，風翻一片太陽旗。老夫，武籜。奉命攻取中華，聞說湯玉麟兵至凌南，據守要隘，必須將他攻破，方能進取。來！(衆應介)(武白) 傳早川進帳！(衆白) 早川進帳！(早川上白) 壯志吞歐美，雄心付寶刀，參見司令。(武白) 命你帶領一師人馬，奪取凌南，進攻赤峯，不得違誤。

(早白) 得命！(武白) 掩門。(下)

(四邊靖)(湯玉麟于兆麟同上湯笑介于白) 主席爲何發笑？(湯白) 于將軍，你道我來此作甚？我是

虛張聲勢，牽制敵兵，暗令心腹將士，扣留

軍用汽車，將所有的家財，烟土，運往天津安頓，老夫隨後，去做寓公，此間軍事，要將軍獨力支撐了。（子白）主席！此言差矣！

想你身膺疆寄，手握重兵，不乘此時，替國家殺敵禦侮，建立奇功；却要顧戀私財，棄城逃走。豈不是遺臭萬年麼？（湯白）管他留芳

也能，遺臭也能。老夫有幾千萬的家財，幾百萬的烟土，於今敵兵已近，我是要秘密赴

津了。（子白）既是主席執意要走，末將怎敢強留。但是拋棄城池，喪師誤國，只怕是國法難容。現在不必多言，請將現有人馬，分與末將一半，等到日本兵來，我也好與她對敵。（湯白）這却不能！（子白）怎樣不能？

（湯白）我要留下兵將，保護自家性命，也能，我與你三營人馬，等你去戰。（子白）一聽者，逃向東方去了。（何白）此乃是國家之幸也尊便！（湯白）衆將官，將人馬撥與三營。（子領兵下）（湯白）好個蠢才！看他怎樣的戰法？

衆將官！（衆應介）收兵。（衆應介同下）

（子兆麟上叫頭白）且住！湯玉麟棄城逃走，罪不容誅！賸下這有數的兵將，倘若日本兵大隊湧來，如何是好？（叫頭）有了！我不免寫

一密書，飛報少帥，請他速派援軍，來！（衆應介）（子白）筆墨伺候！（寫介白）陳副官！（雜扮陳上白）在。（子白）這有機密軍書，速速送與少帥。（副官下）（子白）帶馬！（早川上子戰敗下）

× × ×

（孫殿英上白）揮戈停落日，拂弩射寒潮。（軍探急上白）報告將軍！（孫白）何事？（軍探口）日本兵將殺來也。（孫口）將人馬左右散開，帶馬！（早川上）（開打）（早川敗下）（孫追上）

（原場）（孫殿英何柱國同上何白）將軍勝負如何？（孫白）適纔來了幾千小鬼，被我殺死大半，餘下者，逃向東方去了。（何白）此乃是國家之幸也尊便！（日將鈴木上）（與何開打）（鈴木敗下）（何追下）（孫白）

領兵下）（湯白）好將軍，真勇將也！（下）

× × × ×

(孫何同上孫白) 那鈴木乃是敵軍猛將，將軍此功不小。(何白) 爲國殺賊，乃是為將的本分，何必言功！(軍探七白) 報告二位將軍，馮占

海投降敵軍去了。(孫何同白) 再探。(軍探下)(孫白) 湯玉麟棄城逃走，馮占海今又投降，此皆少帥不知人之過也！(何白) 此輩犬馬不如，說他作甚。你我身為上將，但知殺賊，不問其他，(同白) 衆將官一！(衆應分)(孫何同白) 殺！(衆白) 呵！

省會，如何是座空城？想是湯玉麟老邁無能

，聽說赤峯失守，棄城逃命去了。我不免趁此機會，奪取承德。衆將官！(衆應分)(武白) 兵發承德！(衆白) 呵！(下)

(張及二隨從副官上白) 林暗草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陳副官上白) 羽檄飛如雪，千軍夜枕戈，倭奴休自得，還我好山河。參見少帥！(張白) 你奉何人差遣？

(陳白) 于將軍差遣，有軍報上呈。(張白) 呈上。(見書介)(急白) 快調宋哲元將軍，把守古

北喜峯等口，快去快去！(陳下)(張白) 吓！我

(武藤上白) 眼看飛機起，耳聽好消息。(軍探上白) 早川鈴木二將，被孫殿英何柱國殺敗了。(武白) 再探！(軍探下)(武白) 不想中華民國，也有這般勇將。(軍探上白) 茂木旅長，奪得赤峯。(武白) 再探！(軍探下)(武白) 茂木奪得赤峯，此我軍之大幸也。(軍探上白) 承德乃是空城。(武白) 再探！(軍探下)(武白) 那承德乃是熱河

，把你這該死的湯玉麟哇！臨行之時，怎樣吩咐與你，教你依山傍城堅守要隘，怎麼，你臨陣帶兵而逃，將那千鈞重任，交付于兆麟一人？照此看來，只怕赤峯難保。(軍探上白) 湯玉麟失守赤峯。(張白) 再探！(軍探下)(張白) 如何？果然把赤峯失守了。湯玉麟失守赤峯，乃學良之過也！(軍探上白) 武籐軍馬，現向

承德殺來。（張白）再探，哦呵呀，那武籐居然

攻打承德來了。唉，想本帥退守北平之時，

下（叫頭）（張白）天啦！漢族興衰，就在此空城
一計了。（冷眼）

衆將言道，湯玉麟貪財好色，首鼠兩端，不

可重用，我不聽衆將之言，錯用湯玉麟，失

守赤峯，悔之晚矣。（軍探上白）武籐軍馬，現

離承德不遠。（張白）再探！（軍探下）（張白）那武

籐的人馬來得好快呀！唔！人道倭寇，狡黠

如狐，果然話不虛傳，真正是令人可恨！呀

哎！想那熱河軍馬，俱被湯玉麟私行帶去；

于兆麟手下，只有少數兵將，倘遇大隊日兵，

難道教他束手被擒，這束手……被擒……來

！傳軍士們進見。（副官白）軍士們進見！（兩丑

扮軍士白）赤峯守失，熱湯逃走，見了少帥，

立正舉手。（張白）爾等都是本部軍士，（丑

應介）（張白）命爾等前去承德，帮同于將軍，快

將四門大開，每門用二十名軍士，打掃街道

，倘若日本兵來，不可驚慌，違令者斬！

（丑白）是一空城當大敵，越想越着急。（兩丑

軍 歌

——獻給決心收復東北的將士——

男兒報國意氣豪，

熱血湧如潮，

橫刀躍馬夜渡遼。

邊土裂；

北風號；

苦寒難把決心搖！

頑敵在數盡難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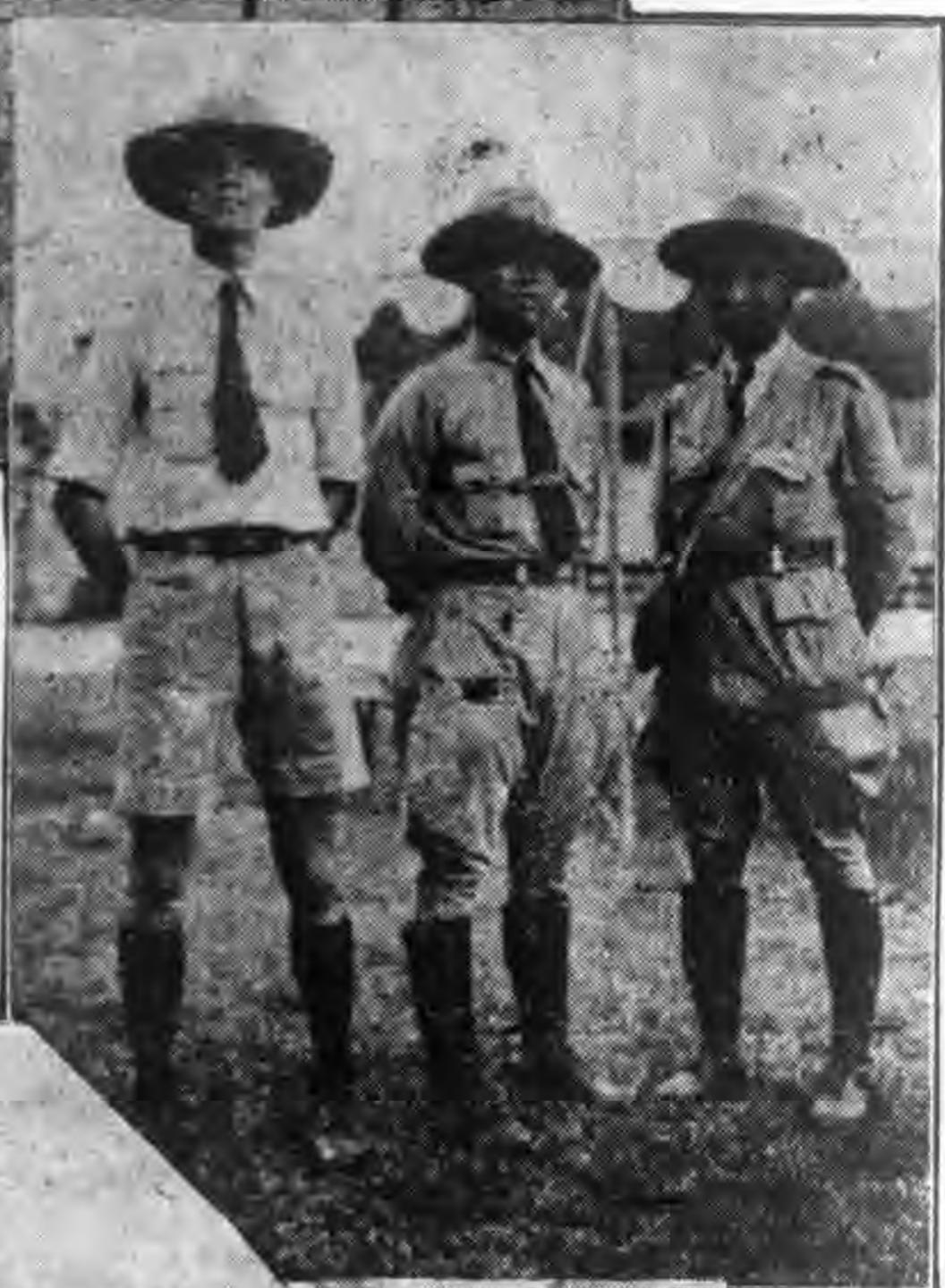
笑扒睛雲擦紅刀，

浩氣貫雲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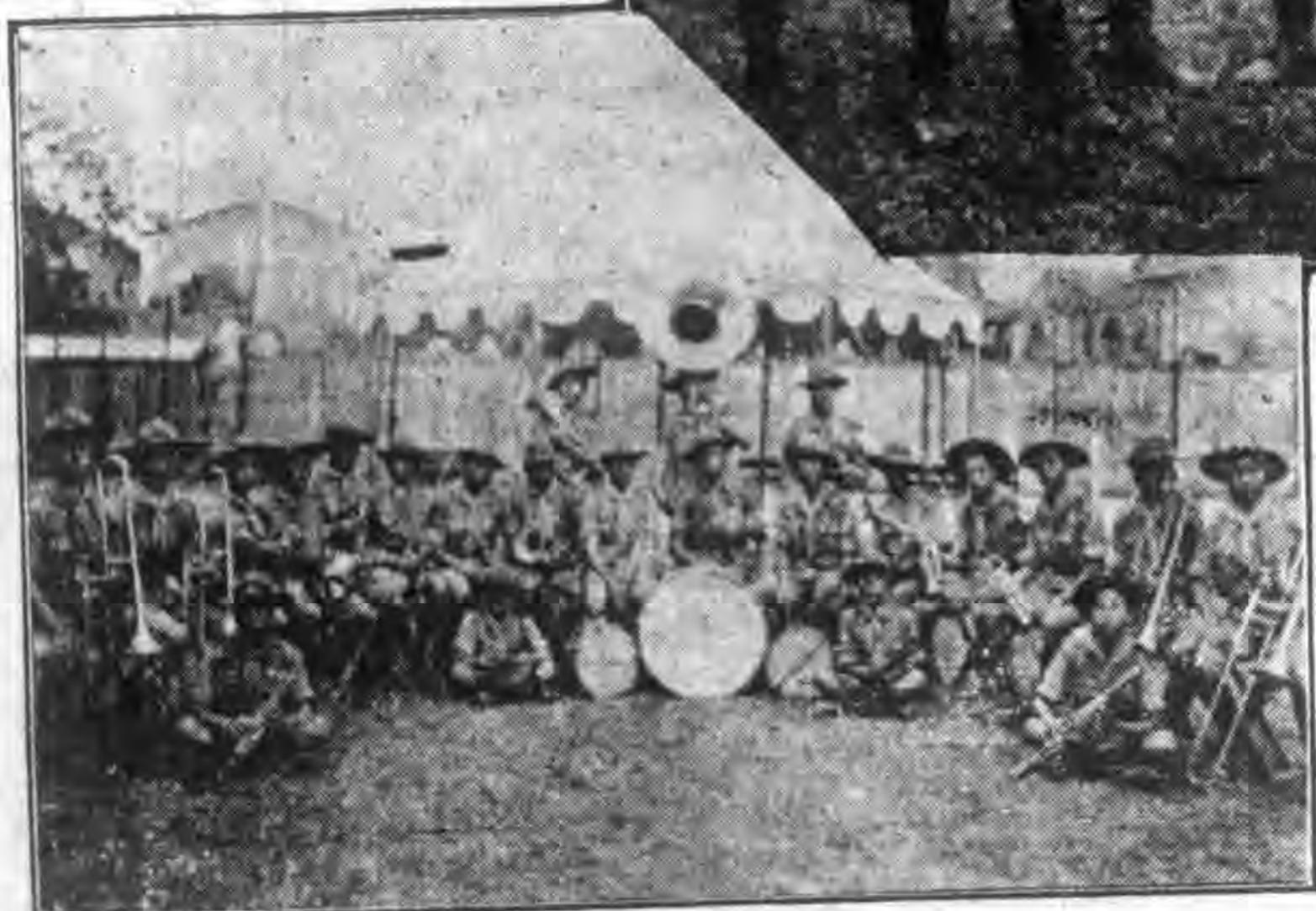
（羅家倫）

編輯者：民間週報社
發行者：廣州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
出版期：逢星期一
總代理及通訊處：
每册零售銅仙三枚
印刷者：廣州培英印務公司

旅 菲 童 軍 抵 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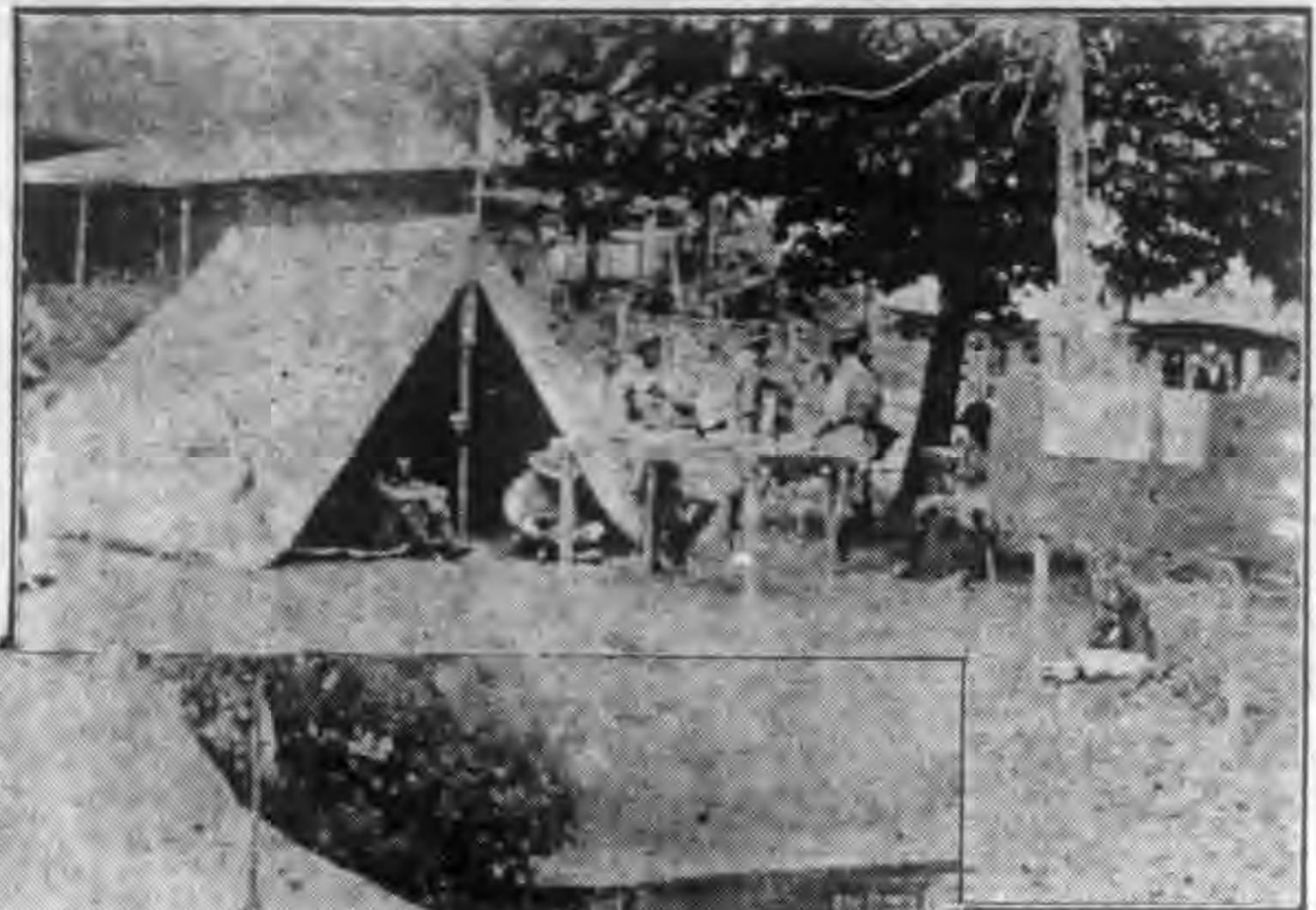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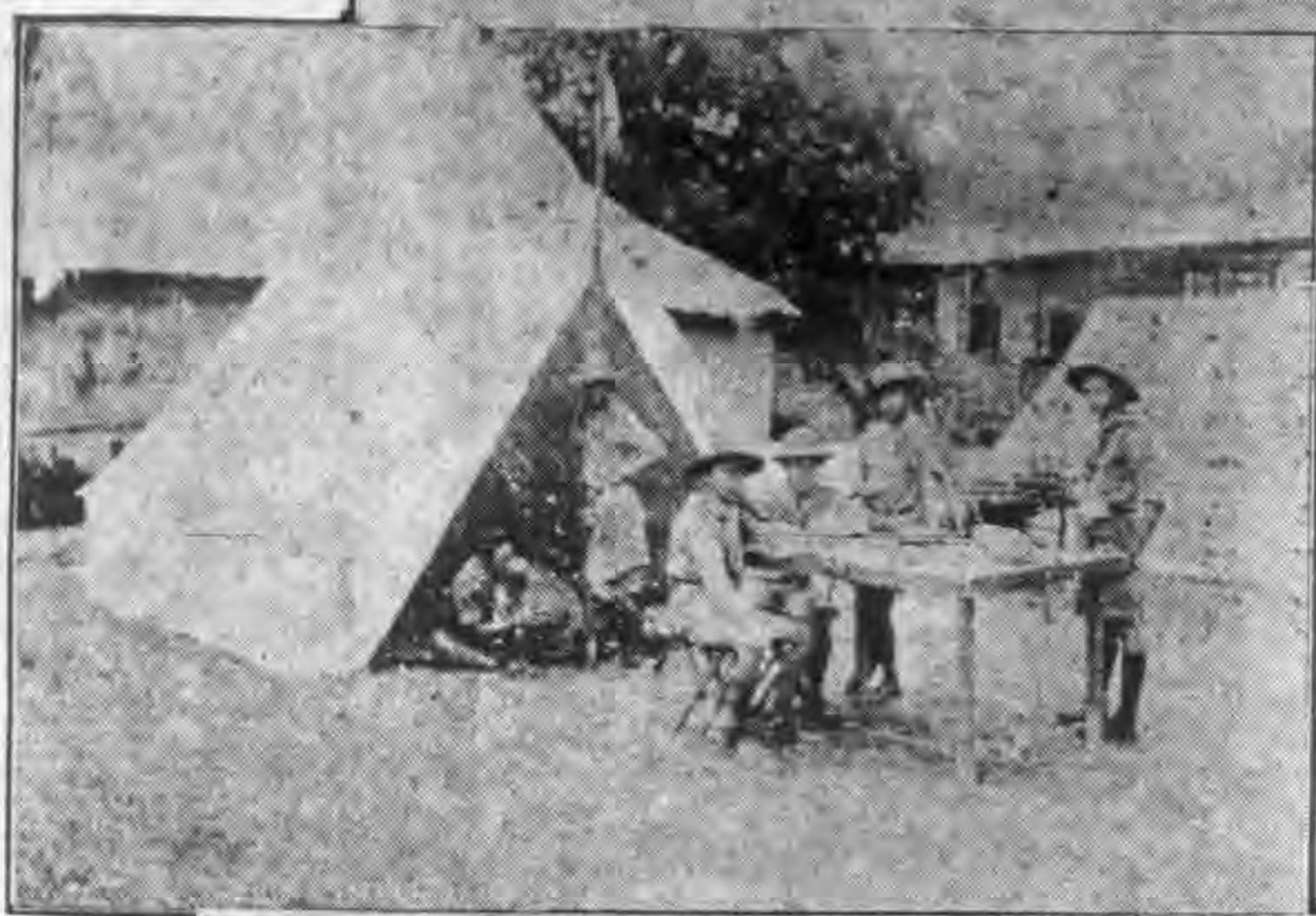
律賓中國童子軍旅行團於五月一日抵省此行為觀光祖國及考察國內童軍訓練上圖為抵粵後在省會部駐營之營幕



左中右：副團長，鄺健民；副團長，吳宗波；童軍譚股，波，穆民。

該團之音樂隊

上左兩圖爲該團之營地生活



日本指使僞國出面搶奪中東鐵路，俄國是不放手的。